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雜傳第三十一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清湊盛高繼傳齊校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爲梁騎兵區長梁兵擊黃巢陳許
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兗表
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爲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
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皇太祖成大
祖以晉書詞媢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
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渦久之糧盡乃於表晉州刺史
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決目而胡鬚者
牧馬襄陵道有晉人以其爲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
人而歸晉人大驚焉以其爲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
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

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
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
令曰病不能行者林父之病者頭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為殿
而還至石會留數騎巨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有
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
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弑昭宗已而殺之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為人穎悟善揣人意太祖
憐之養巨為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潁二州刺史昭宗
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初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為天
子昭宗反正以謂太子年幼為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為
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踈秀惡之謂宰相崔胤
曰德王嘗為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白天子殺之胤奏

之昭宗不許佗曰必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胤欲賣
臣爾昭宗遷洛謂將玄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為欲
殺之因泣下齧指流血玄暉具巨白太祖太祖益惡之是
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為梁所追而晉人蜀人巨為
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
下舉兵誅梁太祖大貽恐昭宗奔佗鎮巨兵七萬如河中
陰遣敬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弑逆八月壬辰
彥威叔琮巨龍武兵宿禁中夜巨鼓巨兵百人叩宮門奏
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巨兵入龍武牙官史
太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大持劍逐
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大劍及之昭宗崩計至河中大祖
陽為驚駭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

邪太祖至洛流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曰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自及遂見殺已而還其姓名莊宗時得唐故內人景姪言當彥威等弒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為一阮瘞于龍興寺其請合為一家而改葬之詔以故漢王為首葬曰一品禮云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以振為唐金吾將軍拜口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自策于太祖太祖留出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程嚴見振曰今主上嚴當誅殺不羣中尉爾安禍將行廢立請與諸邸吏協力曰正中外如何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

主而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為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嚴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為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間季述詐為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為振曰夫豎刁伊戾出亂所曰為霸者資也今闡官作亂天子危辱此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昭近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範出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胤不知所為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為敵然不歸表紹而歸豐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讎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曰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

加譴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爲鴟梟
太祖之弒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
宗崩太祖問振所目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
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
等而殺之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系中允憤唐公卿
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
流可投之河使爲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即位累遷
戶部尚書友珪時目振代敬翔爲崇政院使莊宗滅梁入
汴振謁見部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
人爾已而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爲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
書唐司空裴瑒判度支辟爲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

奏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爲租庸使辟租庸招納使
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目調
兵賦太祖乃榜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獄訟一切任
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公立持書呈汴
陰訶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語之其
得其事迪不暇啓遣朱友宣以兵巡兗鄆巨故師範雖竊
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鑿叶贊功臣將
吏入見太祖自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佗人不足當
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僕射居歲告
老目司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威肇爲人彊敏有口辯事
梁太祖爲都統判官申叢執秦宗權欲送于太祖又欲自

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叢
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祖曰叢不
足慮爲其謀者牙將裴涉安庸人也叢後果爲部璠所殺
璠曰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
溥破黃巢獻馘而已宗權不足俘左拾遺徐彥樞大疏請
所在斬決太祖遣震奏事京師往復論列卒得宗權太祖
德之表爲節度副使昭宗幸石門太祖遣震由號略間道
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已破交鄆遂攻吳大敗于
清口太祖思諸鎮乘間圖已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
等薦已爲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震彊辯敢大
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呂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
州留後昭宗遷洛震入爲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呂病瘖

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
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李
讓闌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呂李讓爲養子循乃
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
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爲趙氏名殷衡昭宗
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呂梁人代之呂殷爲
宣徽使循爲副使循與將玄暉張廷範等共與弒昭宗之
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事于南郊循因與
王殷諛于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與廷範等奉天子郊
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
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

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玄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
 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封國而唐所不即遜位
 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
 子可乎璨懇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弒何皇后因殺璨及
 玄暉廷範等巨循為樞密副使唐區事梁為汝州防禦使
 左衛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
 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
 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入曰先
 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即位巨為樞密使明宗
 幸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造麴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
 寃因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為人柔佞而險猾安
 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巨皇子娶

重誨女重誨巨問循循曰公為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媾
 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巨女妻皇子明宗
 即以宋王從厚取女循女重誨始惡其為人出循為忠武軍
 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最有材略黃巢陷長安惟
 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與平州將
 壯其所為益巨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
 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賊遷鄜州節度
 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京師民數萬
 與神策軍復遮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在京制置分判
 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賴巨為保德昭巨
 父任為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沐廢昭宗幽之東

五代史記

卷三十一

五

宮宰相崔胤謀反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紘實應胤胤裂衣襟爲書書曰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黨皆盡昭聞外諠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皇帝當反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悉首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樓反正召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留京師號二使相恩寵無比是時崔胤方欲誅由宦官外交梁召爲侍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爲扞蔽梁岐亦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從實皆從云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衛胤及百官保東

街趣梁兵召西梁太祖頽德其附已召龍鳳劔關雜紗遺之太祖至華州德昭召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留爲兩街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召其兵八十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遷拜左威衛上將軍召疾免太祖即位召爲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召爲左衛大將軍末帝大拜左金吾大將軍召卒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宦者俱見殺

王敬楚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爲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劫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楚逐代之即拜刺史敬楚爲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潁州與淮西爲鄰境數爲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來陷河南諸州獨

敬莛不可下由是穎旁諸州民皆保敬莛避賊是時所在
殘破獨潁州戶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潁州敬莛供饋
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莛治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
龐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士卒饑凍敬莛乃泐
淮積薪為燎為作糜粥餉之亡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
莛武寧軍節度使遂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為左衛上將軍太
祖即位敬莛巨疾致仕後卒于家

將殷幼為王重盈養子自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呂王氏
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在愛山唐遷洛陽殷為宣
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
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將玄暉等有隙因諧
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臣

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為以下郊是時太祖將有篡弒之
謀何太后嘗泣弟叩頭為哀帝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領全唐
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付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
柳璨等遣殷弒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慙愧自言以母
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及庶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弒太祖
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
懇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明心為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
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官爵還其姓遣生存節討之殷舉
族自燔死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雜傳三十二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等圖灑傳汝舟校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
 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為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
 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
 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
 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時太
 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
 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忠安為夾城攻
 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
 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
 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雜傳三十二

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
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
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
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為親軍
指揮使間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
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
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
非背德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
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云且且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
塞責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
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
遜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靈以牽之知俊

大敗懷英於昇平殺梁

許泌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為

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

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

俊功且事間之茂貞奪其

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且為武

信軍節度使使返攻茂貞

以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

甚厚然大陰忌其材嘗謂若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

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共嫉之知俊為人色

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為名乃於墨巷構

為謠言曰黑牛出圈椶繩斷建完惡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壘之歌尤能悽慘其

聲且自喜後去為盜與梁太祖俱起黃巢梁太祖鎮宣武

且為宣武都押衙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遂李

罕之罕之乃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

會及葛劼周等將萬人救出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且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流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及葛劼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城壞筠降兗州朱瑾召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召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召會為昭義軍田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為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弒會與二軍縞素發哀梁末軍攻燕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為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召會歸于

太原賜臣甲第休在諸將上莊宗臣會為都招討使天祐七年臣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為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從太祖征伐臣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臣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臣張筠為節度使魏博具三州仍為天雄軍臣德倫為節度使遣劉鄩臣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章臣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臣虞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吏閱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塗効節軍將張彥謀於其衆曰朝廷臣我軍府疆盛設法殘破之况我六州舊為藩府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

金波亭大彥章走出暉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
致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
巨刺史彥謂異曰為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
軍割隸無名所巨亂耳但巨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立皇
帝可巨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
使人諭彥巨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傭保
兒敢如是邪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頰曰為我作奏若復
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懿死鎮人請降
遣鄩巨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使之即召鄩還戒彥
勿為朝廷生事彥乃巨楊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
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諭巨詔書彥列不詔書抵于地曰愚主
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巨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

軍命乃遣牙將曹廷隱奏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巨彥逼
已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判彥於臨清而後入從德倫為
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詔軍張承業留之王檀攻太原
德倫麾下多奔檀承業明德倫為變殺之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為朱瑾牙將瓊走淮南寶降於
梁梁太祖特為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
功至末帝時巨寶為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二年賀德倫巨
魏博降晉巨寶軍攻下洛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
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溫至內黃遇晉軍乃降晉
晉遣溫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晉晉王拜孫檢
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
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

臨濮寶曰未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
 梁兵窘戚宜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
 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
 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巨寶為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
 敗退保趙州斬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也為大原軍卒有罪以命于梁末帝遣
 段凝軍于河上巨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
 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巨白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
 莊宗解御衣金帶巨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
 南面招收指揮使莊宗并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
 懦弱趙巖壻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邪巨入金多
 為大將自其父時故以巨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

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疎斥此其必
 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巨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
 巨仲冬大舉遣董瑋巨陝魏澤路之眾出石會巨攻太原
 霍彥威巨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洛巨趨鎮定王彥章巨京
 師禁衛擊于鄆州段凝巨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
 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則曰其將何巨禦之延孝曰
 梁兵雖眾分則無餘巨請待其既分巨鐵騎五千自鄆趨
 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
 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
 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巨功拜鄭州
 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
 蜀巨延孝為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

王行戰三泉行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
綿州行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孟啟曰吾遠軍千
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行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
關彼將迎降不暇若脩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行得閉關為
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孟啟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
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行弟宗弼果
以蜀降延孝屯漢州日侯魏王繼安蜀平延孝功為多左
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立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部崇
韜崇韜有軍事獨以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
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坐守僕救相從及俛首部公之門吾
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誅以公邪璋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
職表為東川節度使延孝不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且定

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旌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
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孝思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
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哀昌免繼安及班師命延孝昌萬
二千人為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
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安即誅之繼安不遣延孝而
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
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部公而汗馬之勞攻
城破敵者我也今部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
梁自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
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
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劔州返入
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

至五萬繼歲遣任圜呂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命遂擁節旌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曰鄙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臣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雜傳三十二

宋歐陽脩撰徐德勳注明汪盛高徽傳液舟校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自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呂全義為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為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呂附于梁二人相得其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呂寇鈔為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呂故罕之常之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至日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沈水至日軍解去梁呂丁會守河陽全義

還為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集
 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
 載酒食勞民賦畝之間築南北二城居之數年人物完
 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
 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
 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頤太祖猜忍晚年尤甚全
 義奉事益謹卒召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
 輒蒐卒伍鎔馬月獻之召補其缺太祖兵敗循縣道病還
 洛幸全義會見郎園避暑有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
 繼祚憤耻不自勝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為空乏之
 兵圍河陽啖木屑召為食惟有一馬欲殺召餉軍死在朝
 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

禮及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世宗欲自將討之大臣且諫
 召為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部崇勳朱友謙皆已見殺
 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群臣固
 請不從最後全義力召為言世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
 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謚曰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
 拜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召
 其父琪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
 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召卒隸澠池鎮有罪亡
 去為盜石濠二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為陝州
 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琪為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
 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琪附于梁梁太祖表璠代琪

璠立友謙復呂丘攻之璠得逃太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璠
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
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呂
鏊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錄呂為子太祖即位
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董王太祖遇弒友珪立加友謙
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
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勣將康懷英等兵
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巨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破之
追至白迺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
晉王于猗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異
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
絕晉也貞明六年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逐節度使程

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
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與爾守河南三十年
開荒斲土掘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半齒及朽已無能為
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全義事
梁累拜中書令各邑至萬三千戶兼領中武陟鄭滑河
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
義為李處士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為晉兵所得晉王
給巨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以
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
姪卒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泣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
登宴搗畫勸命皇子繼安皇弟存紀等皆兄事全義
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

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自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改封齊王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曰謂梁雖仇敵今已屠滅其家足已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已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為然雖太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山一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曰為譏己因大怒奏言殺監軍者天下寬之其聽訟曰先訴者為直民頗曰為苦同光四年趙在

全暉因求兼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始絕梁而附晉矣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為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曰其丁令德為同州節度使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鉅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曰其子令德為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以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曰從軍友郭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曰為討已閱兵自備又言與崇韜謀反且曰崇韜所反于蜀者曰友謙為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又為鄧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群伶宦官

日夜曰爲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曰自明將吏皆勸其
母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曰讒死我不自明誰爲
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爲縑書告友謙友謙宗
惑之乃從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曰兵圍其館
驅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武及殺令德
於遂州王忠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
魯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
朱氏宗族當死頭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曰其族
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鍼券示魯奇曰此自皇帝所賜也
不知爲何語魯奇亦爲之慙友謙死其將吏武等七人皆
坐友謙族誅天下

袁象先宋州下邑唐南陽王恕已之後也父敬初梁大

府卿駙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爲萬安大長公主象先曰梁
甥爲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洛陳三州刺史
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
遇弒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
如友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
即遣人之魏州曰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
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曰其
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鄆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
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曰重遇故欲盡
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偽爲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
憚不知所爲因告之曰友珪弒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
趨洛陽擒之曰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

踴躍曰王言是也未帝即賜大官龍驤軍反象六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交珪女珪死未帝即位拜象先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為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為梁將未嘗有戰功徒巨甥故掌親軍及誅女珪有功於未帝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為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為李紹安改宣武軍為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為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十一贈大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義周世宗時為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巨分諸子而象先與正辭正辭初巨父任為

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入立復獻五萬緡求為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二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巨為妖勸其散積巨讓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且益巨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為軍校從梁軍戰歿于清口漢賓為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為養子是時梁方東攻鄆鄆州朱瑋募其軍中驍勇者黥雙鴈于其頰號鴈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

號落鴈都巨漢賓為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巨為朱落鴈
漢賓事梁為大威軍使歷礫滑宋高曹五州刺史安遠軍
節度使莊宗滅梁罷漢賓為右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
宗因出遊幸其弟漢賓妻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奏
歌舞莊宗權其留至夜漏二更而大漢賓自此有寵初漢
賓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為太祖養子而友謙年長漢賓以
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書及友謙友謙不答漢賓銜之
其後友謙見族人皆巨為漢賓有力明宗入立巨漢賓為
莊宗所厚惡巨為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
之相為婚姻由是復得為巨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
為上將軍遂巨太子小
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
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晉

高祖時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惠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為澠池王簿其父事
梁太祖巨事坐徒後凝在官小事太祖為軍巡使又巨其
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為美人凝為人儉巧善竄迎人意又
巨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巨諸軍為懷州刺史梁太祖
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吳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
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為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遷
凝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太子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
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
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巨王彥章為招討使凝為副是時
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附巖等為彥
章為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彥與彥各

自其功巖壑守從中歷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疑疑因納
金巖壑守求代彥章末帝感巖壑守卒以疑為招討使軍于
王村是時唐已下鄆州疑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
唐軍號護駕水鄆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疑京師無備
乃遣張漢倫馳騎召疑于河上漢倫中道隊馬傷不能進
已而梁二疑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
疑奏故梁姦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
靈請誅白族之疑出入唐朝無嫌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
人景進納賂劉皇后旨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
李紹欽以為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
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部崇韜固請以為不可莊宗怒曰朕
為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契

丹疑軍在梅關以諂事紹宏紹宏數薦疑可大用部崇韜
每以為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亦崇請以疑招
討莊宗使凝條奏方略疑所請偏裨皆自崇黨莊宗疑之
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塗山疑死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為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玘
以軍卒補隊長稍巨戰功遷牙將為襄州都指揮使山南
節度使王班為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為留後玘偽許之明
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為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
兵亦至襄州平巨功拜復州刺史徙毫安二州末帝時為
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莊宗滅梁玘來朝
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居岳陽之南鄙又失不早相聞
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為節度使

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為劉仁恭騎將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為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與晉戰所得及兵皆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為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為嶺南故人止之乃降唐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為殺射者以知裕為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澠二州刺史

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佗屋以竹竿繫飲食多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罷為右神武統軍應順中卒贈大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車于梁為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刺史梁晉相距河上思鐸鏖其姓名於箭筈以射百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援矢見思鐸姓名可之其後成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之拜龍武右廂都指揮使晉高祖時為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陳州

五代史記第四十五

五代史記第四十六

雜傳三十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宗文盛昌徽傳汝舟校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為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為首仁晟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

不知此即索馬將去庶吏曰公妻子爲虜矣安得馬乎正
言惶恐步出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
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禮即自稱兵馬留
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
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嚮京師在禮
留于魏明宗即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
拜鄴都留守興唐尹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
魏軍之驕胆及禍乃求徙鎮橫海歷鎮泰寧匡國天平忠
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晉出帝時以
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
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
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二千

自號拔釘錢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
拽刺等拜於馬首拽刺共侵辱之誅青貨財在禮不勝其
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爲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衣帶
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
之愛其馬爽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
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右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預
誅友珪以功拜洛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李茂貞遣梁叛
將劉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兵必縱還之
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
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爲陝州留後莊宗滅
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

凝哀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勅敵今侍吾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摠管戲爾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其為人甚親厚之其後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眾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為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富貴之時况爾天子親軍返效賊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置阮魏博諸軍其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

兵環列而呼曰令公不欲帝曰此則他人有之我輩狼虎

豈識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

禮合彥威獨不入明宗入城所不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

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

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

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

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溫韜

有隙因擅捕疑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

所知然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心兵公報仇之時彥威

乃止明宗即位乃赦凝韜放歸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從

鎮平盧未守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為賀明宗

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公眾塗血前為號令然非

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感其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彥威客有淳于晏者無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自彥威為偏裨罕一從之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榛棘間以免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乃睿屬皆以晏為法天成三年冬彥威卒於鎮及時明宗方獵于近郊青州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涕泣還宮輟朝仍終其月不舉樂贈彥威太師謚曰忠武

房知溫字伯玉兖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為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廩軍稍遷親隨軍指揮及莊宗取魏博得知溫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為澶州刺史歷曹貝二州刺史

成瓦橋關明宗自魏二谷南向知溫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明年為北面招討使出子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饋其戌卒效節軍將龍旺等攻震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為節度使復置銀搶效節軍營梁末帝時師厚幾為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疆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為兩鎮魏軍由比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皇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成盧臺

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
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而知溫意尤不樂盧
臺戍軍夾水東西為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效
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溫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手殺震執纜留
知溫知溫給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為也知
溫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
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二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
水上殺之漳水為之變色魏之騎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
自知溫起釋而不問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
初明宗為北面招討使而知溫為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
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廢帝出奔知
溫乘間有窺覲之意謂其司馬李冲曰吾有錢數屋養兵

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冲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潞
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京
師廢帝已入立冲即奉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廢帝憫勞
之甚厚知溫還鎮封東平王大常上言冊拜王台皇帝臨
軒遣冊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
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溫受封
遣冊請下兵部太常大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
禮畢還有司知溫在鎮常厚款其民積貨鉅萬治第青州
南城出入以聲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
尉知溫卒後其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
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
分其餘貲者皆為富家云

王晏球字榮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爲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聽子都安球爲人倜儻有大節爲聽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爲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趨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揚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朝都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幸益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爲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

對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紇後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明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秃兒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秃兒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擣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秃兒餒

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楊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
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
故彊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
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秃餒又走楊隱其餘衆奔
潰殺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耨白挺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
楊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為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
詔責誚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楊隱等辭甚卑
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
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
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等
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
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

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先
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秃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
以城陷都自焚死晏球為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秃
餒既因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遂獨不動
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
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
累官至兼中書令自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勳得罪奔于梁
又奔于蜀重霸為人狡譎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為親將
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託梁
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州衍以
承休為節度使重霸為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州花

木獻衍請衍東遊唐魏王兵伐置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
霸曰劔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然公受國恩聞
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承休整
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
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為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
之何唐軍已破蜀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為
閬州團練使罷為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為匡國軍節度使
廢帝時為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潞
州

王建之遼州榆杜人也唐明宗以為代州刺史以建立為虞
候將莊宗常遣女奴之代州公尔墓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
而答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為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

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
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
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叶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
書通建立約為兄弟重誨知之以為言明宗不欲傷建立
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
罷重誨群臣左右調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為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
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
得疾者乃出為平盧軍節度使文徙上黨建立快快不得
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
自詣京師闌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為重誨所擯

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讒汝邪賜以茶藥而遣之廢帝立復追爲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母拜賜以肩輿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具甚渥又徙昭義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惑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陰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去守恩因剽劫從恩家貲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即位以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恩性貪鄙人甚古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

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而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尉諭之羣臣恐懇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比竊竊頸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

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為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為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頤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恠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也世為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為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為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為小馬坊使逾年馬大業滋明宗自魏兵反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懿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荆南無功而還福為將無佗能善善諸戎語明宗常

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為蕃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為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為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為福更佗鎮重誨曰福為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旌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為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眾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

豐稔有馬千駟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
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脅我福言
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草草上即隨而至
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武死西面都部署晉高
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謚曰武安福世本
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卧閣
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衣爛兮福聞之
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鄧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爲沁
州刺史者九年爲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學爲將
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爲
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嘗嘆曰吾先君

爲沁州者九年民至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
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
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當是時
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爲言以謂今天下多事民
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爲害不細而
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歛
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且而不可勝
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
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
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
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撫之

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記第四十六

五代史記第四十七

雜傳三十五

宋歐陽修撰徐無黨注明凌盛高激傳汝舟校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為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為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堽林堽輒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間濮州刺史朱裕募勇士為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為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為終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為患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忠意守并晉州為定昌軍以溫琪為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為其夫所訟罷為金吾衛

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
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莊宗
滅梁見溫琪曰此為梁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為順
義軍拜溫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願留闕下以
為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
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員闕他日明宗語
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
答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為鎮國軍節度
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長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晉為軍校力敵數
人善用礮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為梯頭莊宗愛其勇以
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

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為我
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
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欲殺從簡莊宗之賜與其厚從
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取之工無良藥欲斃其骨人
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醫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丞
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如然其為人
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使明宗時
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
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兵不能從簡性不可悛明宗亦
不之責廢帝舉兵於鳳翔從簡安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
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
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

為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從簡即降晉歷鎮忠武武寧人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一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一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一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言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世為高門筠事節度使時溥為宿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從簡愛其辯慧以為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初相瀆衛三州為昭德軍以筠為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呼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後以為永平軍節度使梁亡事唐仍為京兆尹從鄭崇節

伐蜀為劔南兩川之及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彥琳疑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聞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陽徙筠為西京留守戒守者不內筠至其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為左驍衛上將軍筠弟錢當筠為京兆尹時以為牙內指揮使三白渠營田制置使筠西伐蜀留錢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錢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繼岌乃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為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即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貨其筠因以事殺威而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錢悉取其行橐而王衍自蜀行

至秦川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即位即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錢又取之由是兄弟貲皆鉅萬然筠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爲聚歛民賴以安而錢嗜酒貪鄙歷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錢性鄙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蔽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北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薨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錢無所利害錢何爲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

所使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爲德而待錢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錢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錢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爲人聰悟遂見親信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爲客將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以彥詢爲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林將軍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佐之乃以彥詢爲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徙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

計之高祖反意已決彥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
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
是時高祖乞兵於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
兵送至河上彥詢爲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
爲人明年拜感德軍節度使復入爲宣徽使又拜安國軍
節度使天福七年以鎮鎮國遭歲大饑爲政有惠愛以病
風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
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
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爲內丘捕賊將以勇聞
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群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丘
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倭獍不敢進周意憐之爲送

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
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及潰去周送岳至太原岳
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二相人子方願隆准眉目踈徹身
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
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遣高從周攻下邢洛晉王
柵兵青山口周末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
周爲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
匡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爲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
卒同其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
佗將代周守幾爲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得不
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
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

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行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
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楸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
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爲梁擒矣歷相
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
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高祖時復鎮靜難罷
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守書不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
贈太師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爲
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爲正不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
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梁是日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
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苗內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
柰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宿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爲

之發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兵所敗處讓因留事晉莊宗
即位爲各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
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
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唐宣徽南院
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爲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
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
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
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嘗以宦者爲之
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
以宰相葉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
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
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晉維翰崧

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在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
已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處讓在職凡
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
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居喪其年起復為彰德軍節
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贈大師

李承約字德儉薊門人也少事劉仁恭為山後八軍巡檢
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
奔晉皇皇以為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
洛邠二州刺史潁州團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
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
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即
拜承約默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民農桑興

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為許留一年召
為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為左
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
七十五贈太子大師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
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
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為盧龍軍行軍司馬明
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為平州
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為人
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
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
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

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爲
窳實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窳中
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
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戎兵餉道常
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
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
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高祖入立復
拜靈武節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
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為將不喜
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曆天祐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
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
子仁謙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爲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齊
王爲五院軍隊長梁晉戰柏鄉胡椒皆有功遷黃甲指揮
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
場務漁蠶公私以利自入金鑑御禁部曲不與事厚其給養
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起兵鳳翔徽四鄰
四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廢帝往來計事
廢帝即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以
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徙鎮建雄罷爲
上將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爲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校
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槍浦體莊宗壯之以爲帳前
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是時莊宗

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爲不法人無敢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踰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憚之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沂三州刺史金穎隴絳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實對廷蘊亟薦於明宗後鳳貴爲相數薦廷蘊於安重誨重誨屢言之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際終恨之故終不秉旄節廷蘊素廉歷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爲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即位歷傳單郢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節以爲滄州留後晉高祖入立即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附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首二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置而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

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自山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常不在兵間開運元年為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澶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秦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且留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為招討使以全節為副大敗契丹于衛村全節為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襪謁其縣令州里以為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為人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為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為務賈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

陽四鎮罷為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山帝以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為馬軍右廂排陣使貞時貴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山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遭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為虜所圍遇馬中箭前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為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

失之即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恠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冬以杜重威為都招討使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于中渡重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

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節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于棘絕吭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為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為多由于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免而見害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諱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不文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
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常為
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為護聖
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
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決
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
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比自寬貸之饑民愛之不
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丹隙盟拜彥威北面
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
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為舅彥威未嘗以為言及卒太
妃臨哭人始知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為騎將

與晉高祖俱隸唐明宗麾下

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劫大丹與戰不勝諸

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

高祖衣與俱避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先至南岸

高祖至河中流馬踣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

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瓊從

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為保義軍節度使以為牙

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為護聖都虞候賜與金帛甚厚而

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為

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洛州圍練

使又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為威

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貧其父游豪俊事高萬金

為部曲其後為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
七戶出一卒為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
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為留後晉
高祖即位即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皦為人多智陰
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之因語景巖以
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為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涇多善田
其利百倍且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信之歲餘其獲甚
多景巖使皦朝京師皦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
乃移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巖徙鎮保義居未幾
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為賣已遂誣奏皦隱已王帶皦坐
貶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邀害之道亡匿山中開運三年
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
密鎮延州景巖乃還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
劉氏景巖孫女子也景巖良田甲第備極其盛受項司家
族畜牧近郊尤富疆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
歲時歸省景巖謂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
權意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
長子行琮德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女子行謙允權婦
翁也為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記第四十七

五代史記卷四十八

五代史記第四十八

雜傳三十六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

注明汪文盛高穀傳汝舟校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元騎將唐莊宗攻范陽
 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爲獨其弟存矩爲新
 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於莘召存矩會
 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誦民出馬民以十牛易
 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去南行行至祁溝關聚而
 謀爲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爲側室文進以其大
 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歎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
 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
 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
 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九回平章事入爲上將軍

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為父子文進懇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李昇昇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拜拜為訣乃南奔昇以文進為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兒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劫丹以中國織紵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左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候常苦鈔奪為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為之也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為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

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谷渾金全少為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為刺史天成中為彰武軍節度使在鎮務為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為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為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為唐州刺史又以信前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為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抵城中三日金全

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兄和呼曰
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
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若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
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為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明
漢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為
選庶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
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主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
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墮年仁沼從後引弓射善
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
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
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為人如
此豈有為人謀而不善者乎言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

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醜仁沼仁沼舌壞而死天福五年夏
高祖以馬金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
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
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金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
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授金節討之
昇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汭川引頸北
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為天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
河中乞兵於昇金全為昇潤州節度使與香文徽等出沐
陽昇之諸將皆銳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
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為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
滅梁以為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為河東節度

使以馮贇為副思權為北京汝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素驕所為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為河南尹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為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後為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潞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釗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已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釗戰其意軍士亦兵逐虔釗思權因呼其眾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

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殿下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於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為驗從珂即書曰可邠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即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為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為嚴密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為高祖屈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潘乃以為應州節度使晉高祖入立羅崇為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為人所殺于道有子勳王弘贇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為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

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駟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馬慟哭謂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贇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贇曰主上危迫五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贇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贇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且以弘贇具語曰愍帝已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

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驪而去弘贇奉帝居于州解弘贇有子巒爲殿直廢帝入立遣巒持燭與弘贇初愍帝在衛州弘贇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弘贇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慘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戀持醪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病弘贇後事晉爲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劉審食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畧知書通於吏事爲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食爲兵部尚書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食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爲轉運供

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爲北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高祖即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父復爲供軍使是時益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爲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二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且得益租審父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爲範爲民更鑄安從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還劫舟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父爲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男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群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

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父進曰余燕人也今爲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從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父不用隱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爲裨校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

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
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
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
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為武勝軍節度使漢
高祖入立徙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為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
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為幽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
為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之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
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遣人招之思繼為吾用則
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
晉兵為匡威報仇乃欣然從之為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
兄弟皆叛乃弃城走克用以剋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為

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為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為後軍都指
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
勢傾一方為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為防克用留晉兵千
人為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責
仁恭仁恭以高氏為訴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
兄某之子行珪為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
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為武州刺
史其後守光背晉晉見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
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
為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
行珪于繫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
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

吾當爲劉氏也尚何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可餘
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
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頷死守是
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
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
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入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
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延策爲人剛直
數規諫之行珪不聽啣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
之因潛徙庫兵丁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
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冤
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諫明宗帳
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

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謁鄆州
行周將前軍夜遇兩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
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
鄆人方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
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鄆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
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爲山南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
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置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
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彥韜馮玉等用
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留蕃部守汴文集去召唐故許王
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以少輩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
行周嘆曰裴世難輔况兒戲乎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
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入平封魏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

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有子懷德
白丹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為軍卒唐晉之間為護聖
指揮使契丹犯京師丹榮從之六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留麻
荅皇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而為居未幾李鈞何福進等
謀麻荅使人召丹榮丹榮遲疑不欲往軍士迫之乃往
其之麻荅走諸將以丹榮石次最高乃推為留後丹榮
出於行伍貧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留鎮州
丹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取甘其具李穀謂曰
公等親被劫舟之苦憂死不暇然遂麻荅者乃衆人所為
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為
然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丹榮默然乃
止而悉拘當事麻荅者取其財鎮人謂之曰麻荅漢高祖

即位拜丹榮為留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
以兵入京師軍士攻丹榮於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
卒營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乎乃斬
之携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為
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為
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海安國
建雄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時人謂
之沒字碑晉出帝以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劫丹犯京師會
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
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
處叔千拜拜乃以為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

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
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于家資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
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五代史記第四十九

雜傳三十七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
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
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明宗愛
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
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
為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契丹滅晉遣光
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
左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克街使周太祖入立拜
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鄴為人沉默多
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貧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

五石史身甲
蔽風雨雅睦親族衣糲良與均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
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為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為意
病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
人上書乞置葬立祠不許

馮暉魏州人也為劾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
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勇隸
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友平
蜀累遷瓊興二州刺史重禧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
至劔門劔門兵守不得入暉從佗道出其左擊蜀守兵始
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
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於魏為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
軍節度使從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

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
民不堪役而流亡其眾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
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
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
加賦管內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美党項拓拔彥超最為
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為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
留之為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既留而諸
部族爭以羊馬為市易期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
得夷心反以為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為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須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覺晉有患已意是
時隱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復鎮
靈武時王令溫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為患暉即請曰今

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接臣願得自募兵以為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斫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樂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踞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魏州人也為魏軍卒戍在橋關歲滿當代歸而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為人驍勇無賴

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為亂劫其都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又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可彊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携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林入貝州以入于魏在禮以暉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

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禮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帝為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秉旌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并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言富貴能與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為密州刺史契丹犯闕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為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為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為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瘡被體衣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將軍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觝以屠狗為生後去為軍卒累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為蜀守固鎮繼岌兵至

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為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思為趙延壽所得以為據此傳契丹滅晉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為鄧州行軍司馬後為公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弘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為受外賂有甲一屬為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笥軍籍糧簿而已吏閱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

勞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頴毫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
肇乃鞠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
世宗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為効順指揮以景思為指揮使
復戍淮上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
兵攻濠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為盜鄉
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中有
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恠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
揮漢高祖為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為軍校高祖鎮河東
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
愈親密冬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
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

元年秋

一作初

以疾卒贈太師

嗚呼子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其哉
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及列聖地封
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
幸然猶必以疾足善走而秉旌節荷其甚歟豈非名器之
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旌節荷其甚歟豈非名器之
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
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
極也遂至於此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
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二年天下之人視其
上易君代國如更戎長無異蓋其輕如此况其下者乎如
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

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

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子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為卒後為長劍指揮使歷唐晉為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思為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思以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辛子會漢興遂秉旌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為事而性鄙儉初思微時周太祖之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為叔後思與周太祖遭漢以取富貴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大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

孫方諫鄭州清死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保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為尼族人即繼行其法保夫推以為主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為邊患因表以為游奕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為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為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大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三十八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受盛高澂傅汝舟校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樂營將峻少以善歌
事梁節度使張鈞唐莊宗已下魏博鈞奔相州走歸京師
租庸使趙巖過鈞家鈞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
方用事鈞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
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
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
祖高祖鎮河東峻為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
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思遠言徽北院使周太祖鎮
天雄軍峻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
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

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贇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劉昫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云劉昫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若果有待爾是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宜宜輕舉而與九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

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而華間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山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阮峻喜謂其屬曰蒙阮晉絳之險也且之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全夏間周兵大至即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夏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為隨駕都部署衆生怨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有言色輒譴之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左右橫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論裨太祖初即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即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為保薦居數日諸

鎮守馳騎上峻書曰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然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有不測也然殊無出山意然密奏曰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不辭然請陛下嚴言嚴馬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而勉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于甚厚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為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峻為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人訶且鎮文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且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

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為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洩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國史命近臣錄禁中書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王殷大名人也少為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祁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殺婢僕自答於母前母亡服喪晉高祖詔殷

起復以爲憲州刺史殷之終喪服除出帝以爲奉國右相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銖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爲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廩諸畜豕少耶汝爲國家用足矣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爲壽太祖許之而懼其

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夕殷來朝殷握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卧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州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詞以軍功爲効節軍使遷長劍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者充禁軍詞得選爲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爲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爲政

不苛撓人頗便之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卧謂人曰我
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
力有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復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
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待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
節度使為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
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
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
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為隨駕都部署及班師
以為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
五贈侍中謚忠惠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為御者及知祥僭
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昶以

環為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
州數為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為
家而敵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還吾有慙焉乃決
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谷以
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
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
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
城保者皆潰初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傳以兵援環未
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虜判官趙玘閉城不內虜傳遂
奔成都玘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
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
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

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周師已
征淮即以環佐侯章為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
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
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為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
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
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
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不疑已而景將許文
績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為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
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為阮雲中人也
其父嗣倫為麟州刺史從阮為人溫恭長者居父喪以孝
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為牙將後以為府州刺史晉山帝與

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
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
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漢高祖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
阮為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武勝即拜從阮子
德辰為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保義靜
難二鎮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五代史記第五十一

雜傳二十九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麗傳洛舟校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即位以其斯養為長直軍以守殷為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駑才果悞予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鎮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動輒與伶人景進相為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私第莊宗方惑群小疑忌大臣遣守殷祠察明宗動

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適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為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陳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由興教門以入莊宗亟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憇北邙山下聞莊宗已崩即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明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為征吳或以為東諸侯有屈彊者將制置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傳其

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守殷之將反也乃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為洛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為子是為朱反讓其僮奴以友讓故比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為指揮使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為刺史梁亡璋事唐為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璋為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平以為劔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為唐用而能制

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為夙頗優寵之以故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賫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許不肯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為兩川刺史以精兵為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反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為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劔門關為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無留之獲其逃者覆以鐵錘以多之或剗肉釘面剖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

矩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疎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又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實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為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

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
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函見莊宗致之且曰今
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
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為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
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為梁兵所得送京
師下延光獄榜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
之數月稍為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
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為宣徽南院
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友延光曰守殷反迹始
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
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
五百晨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

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甚戰殺
傷其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為成德軍節度
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為樞密使明宗問延
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兵閒
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
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而不能一天下
五矣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
五人二萬五千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
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邀
旌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
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緩銀二州之人皆
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

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該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疑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者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路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太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贇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

見誅明宗初潞王反叔敗帝唐室大亂弘昭實自及禍以死末帝復詔延光為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常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內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事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頗畜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掎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溫其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

而取其家貲鉅萬計置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橐
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
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
悞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爲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
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拒穆
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
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
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
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
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
暉入城沮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
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彊多矣

如延光已非我敵况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討
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贇表
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
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射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莫
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
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
祖亦悔悟二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
東平郡王太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日來朝因慙請老
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
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音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
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
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

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反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鏢以來免為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為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揚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貨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殺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貨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為之輟朝贈太傅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緡家

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椁頭顱皆碎初秘瓊殺董溫其取其貨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貨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為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于魏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賊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為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為善習見惡則

安於為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
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
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因愛日以薄其習義而遂以大壞
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害不可勝道也
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彎
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為大惡而高
祖亦安焉不以為恠也豈非積習之久而習於是歟語曰
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中石禽獸可不哀哉若
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為恠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
世不知為非也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為絳州刺史北面水
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為左監門衛上將軍繼

英子婦温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居
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為魏州子城都虞
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追延沼入魏見延
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濬延家
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萇從簡以延
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為備甚嚴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事
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
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温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
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
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温氏之初欲殺已也反潛延沼兄
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從賓敗繼英為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

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
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頴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
以爲不可重榮業已許頴母兄謀共殺頴以止之重榮曰
未可吾嘗爲母卜之乃立一箭前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
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前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
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
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
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
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
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
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
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

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
重榮憤然以謂訓中國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無厭
之欲此晉萬世耻也數以此非謂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
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
役屬勁弁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
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辭以
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
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
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裨食馬萬匹所爲益驕因怒
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
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
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

榮既僭侈以爲金魚代衣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軍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復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沁河党項山前後逸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款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

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昭審諸將等本自動然久居富貴沒身虜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辛艱報重榮曰前此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肯無如我何友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敵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爲不可重榮曰請爲母卜之指其堂下播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

鳳也畜之後潭又使人為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即君出則以為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其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饑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於是冬大寒潰兵饑凍及見殺無孑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革為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將白城西水碓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

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誡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為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為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為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為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徙領順化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送款於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慙藩鎮多務過為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為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

范延光反鄴從進已畜異志恃江為險招集亡命益置軍
兵南方首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
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為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
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
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
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為官死副使居京師
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
常從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
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
使者反迹見高祖為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
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柰何凝
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王

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鄭王以
空名敕授李建崇部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
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為神速復為野火所燒遂大
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
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
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為防禦贈令謙忠
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瞪啜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
阿檀為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
遂廢不用久之以為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橋關光
遠為人病禿无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辨智長於吏事明宗時
為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工都於中山得

劫丹大將前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
求前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前刺
等皆北狄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
事歸之豈五利也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
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前刺等
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
兼北面行營都虞候御勤奔於靈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
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為契丹所
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
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
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請已猶為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
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斬伏德光問

曰懼否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
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為宣武
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為悒悒之
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
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為愧爾
由是高祖以為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為魏府都招討
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佗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
兵在外謂高祖畏己始為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為選其子
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
樞密使桑維翰患之數以為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
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山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
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鈞陰以寶貨奉契

丹訴已為晉踈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為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即以承祚為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胤誩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

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戚城亦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曰皇帝悞光遠耶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王濤親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為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為不可乃敕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閱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

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
願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
丹使爾家世世為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
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勳事晉為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
使人召承勳至京師責其劫父鬻而食之乃以承信為平
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
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既立大大
雷電擊折之阿澄啜初非姓氏其後改名瑛而姓楊氏光
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
乃賜名光遠云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為之語
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為笑然而召
夷狄為天下首禍卒滅晉民瘡痍中國者二十餘年皆光

遠為之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雜傳四十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正文盛高濂傳海舟校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畧破

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此其見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絕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戮胡騎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秦州破泚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陽城為虜所困賴付彦御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為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望復子平乃收馬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欽其民戶口彫弊又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即拜重威為鄴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殺中監王欽祚和市軍儲乃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邪三年秋契丹高羊翰

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下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饑殍盈路居民拆屋木以供爨劉蒙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涿潯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重威至瀛州羊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彊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交薄汴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脚木為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為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纒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為帝重威信以為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

爲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動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大傅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饑餓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浼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累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別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大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於繫臺其上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

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繫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齋麪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入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大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其誅之及其子弘璋弘璨弘璫尸於市市人踰而詬之吏不能禁支裂踏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及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

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谷以
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
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泰寧軍節度使
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姪
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隱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
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
急樞密使燕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
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
貞悉以黥茶染來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為人首梟於
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切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
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以為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
禮出於諸將契丹寇出

討使守貞為都監晉丘素
餉而守貞重威為將皆無節制
行營所至居民秦隴一空
工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
賜資曰掛甲錢及班師又
然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
不下二十萬由此晉之公
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
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遷
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
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
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
國延壽詐言思歸請得晉
兵為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
瀛州降出帝以為然即社
重威率騎兵應之初晉大臣皆
以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
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
魏州守貞嘗將兵往來瀛
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
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
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
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

卒以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于武彊契丹寇鎮定
守貞等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為司
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
貞來朝拜大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懇不
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多以圖而門下僧搃
倫以方術陰于守貞為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
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
為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軍寇所在竊發漢遣
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
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為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
間以蠟丸書遺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
思綰又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郃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

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
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先敗
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
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出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
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
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為道譏之艷然而怒道曰凡
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
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
悟謀以遲久困之乃率諸將分為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
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其兵壞長城
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二四如此
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

為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召摠倫問以濟否摠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灾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為然嘗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破守貞與妻之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大原彥澤為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為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為政暴虐常怒其子數辱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

記張式不肯為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為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譏式且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之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為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為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敝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受注罷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濤王禧伏閣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冤皆曰不省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

許其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
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
希範擊于百拜以官為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
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
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閣門連疏論之不報出帝時彥澤
為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武統軍
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常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
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為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
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其銳軍中大懼彥澤以
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
可戰彥澤以為然諸將皆去偏將樂元福獨留謂彥澤曰
今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為虜矣且逆風而戰敵

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
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遜去開運三年
秋杜重威為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
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於秦州斬首二千級重
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
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
州彥澤為先鋒至中渡橋已為虜所據彥澤猶力戰爭槁
燒其半虜小敗却乃夾河而寨十一月丙寅重威守貞叛
降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關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
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街拔夜渡壬申夜五
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後宮
十餘人將赴火為小吏薛紹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

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太后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門
 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感彥澤頓兵明德樓前
 遣傅住兒入傳戎王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
 召彥澤彥澤謝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
 不谷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
 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
 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取
 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筠
 筠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
 以不敢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
 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
 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初彥澤至

京師李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溝竇而不免不若
 往見之濤見彥澤為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彥
 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
 猶題其旗幟曰赤心為主迫遷出帝遂羣內庫輸之私第
 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羅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
 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即驅出斷其鬚領皇子延煦母楚國
 夫人于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皇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
 劫取之彥澤與閣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
 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鑱之高勳亦自訴於
 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豈彥澤當誅否百官皆
 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彥澤前
 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縲絰杖哭隨而詭言以杖朴之彥澤

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在髓肉其肉而食之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齧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搗裂蹈踐斯湏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之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五代史記第五十三

雜傳四十一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明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嘗快快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為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宮見高祖頓留軍中効用為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所造鳳翔佚益永興趙贊皆嘗受

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為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卧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速誅此輩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為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奈何欲以陰殺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母安發禍行及矣非吾誰為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上書景崇大

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後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為秦王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為助蜀兵至寶雞雞為暉將樂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攻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為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瓌請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丁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君

等然事急矣吾欲為萬有一以之計可乎吾聞趙輝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輦等燒城東門偽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璨等皆然之暹明輦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宗自焚矣輦乃降暉趙思綰魏州人也為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位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然以非已兵懼思綰等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旨思綰厲聲請先黥以率眾齊其戮珍惡之竊勸景崇殺思綰景崇不聽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光眾朝思

綰以兵從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柰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劫其家屬無信之以為然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歐之奪其佩刀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去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宗亦叛與思綰俱送款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綰為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鄧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綰計窮募人為地道將走蜀其判官陳讓能謂思綰曰公比於

國無嫌但懼死而為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已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留後趣使就鎮思綰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屬聲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置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再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為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賕法當死漢高

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於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為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連城下已又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為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

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為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敢受
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為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
超徙鎮秦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
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充彥超方
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
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
俾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謂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
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
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
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為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
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
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弒于北郊周太祖入立

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
呼彥超為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魚臯宗諒往慰諭之彥
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晏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
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間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
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
為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斥指周過失若欲其反者
太祖驗其印文偽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
為出兵攻沐陽為周兵所敗而劉晏攻晉絳不克解去太
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
城自守初彥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
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
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

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
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
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扑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為未
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
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
斷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恐拜
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
魯及周度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
出弘魯彥超大怒遣軍校於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
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鄭公兖州當焉彥超
即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
以事之日常一至又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彥超為人多

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右奸民為偽銀以質者
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
作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
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實之深室使教十
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
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采以賜汝軍士私相謂
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
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
被擒遂滅其族兖州平太祖詔贈閻弘魯左驍衛大將軍
崔周度秘書監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雜傳四十二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金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恠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徇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

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魏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嘯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樂封瘞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且少知愧哉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為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徐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菴不設牀席卧一束藜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真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饑采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為之耕其入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為德服除復召為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

遇弒明宗即位雅知道所為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為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一過并陘之險懼馬蹙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

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分侍臣譚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敗心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為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二日愍帝始遇弒朋已而廢帝出道為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大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大尉封燕國公罷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重而日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來德光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疑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大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

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
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為大臣充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
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
而喜為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
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
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又見道道殊無
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
沮知漢未可代遂隕空湘陰公斌為漢嗣遣道迎贊于徐
州斌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反遂代漢議者謂
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主身道也然道
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

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叟有書數百言陳己
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
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
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
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
位劉晏攻上黨世宗曰劉晏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
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嘗自將擊之
道乃切諫以為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
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晏烏合
之眾若遇我師如山厭郊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
起太卒自將擊晏果敗晏于高平世宗取淮南定二關威
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晏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為太祖山

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二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相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益如此道有子吉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其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內難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珽饑卧廬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荆南成汭辟掌書記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珽為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糗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為敵人縻之則武陵武安必為公之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陵壁土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溺死趙匡凝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珽吉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即位除老功負外郎知制誥珽度太祖不欲先用

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十餘輩皆坐事廢珽至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馮行襲病行襲有牙兵二千皆故蔡卒太祖懼為變行襲為人嚴酷從事魏峻切諫行襲怒誣以賊下獄欲誅之乃遣珽代行龍表為留後珽至許州止傳舍尉其將吏行襲病甚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卧內見行襲道太祖語行襲感泣解印以授珽珽乃理峻寬立出之還報太祖太祖甚曰珽果辦吾事會歲饑盜劫汴宋間曹州尤甚太祖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珽甥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

今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
聞珽語大喜友珽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衣象生討賊珽
為亂兵所殺珽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
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為翰林學士梁兵
征伐四方所下詔書皆珽所為下筆輒得太祖意末帝時
為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瑄同
為宰相瑄性畏慎周密珽儻負氣不拘小節一人多所
異同而珽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為助以故瑄言多沮瑄嘗
倚撫其過珽所私吏當得試官珽改試為守為瑄所發末
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得罷為太子少保唐莊
宗滅梁得珽欲以相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為太
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之食尤甚

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寮上封事其上書數千言且說漫
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為國計使方欲以為相
而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群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即位
故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上德明宗武君不曉其
說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為宗屬繼昭宗以
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
下其事群臣群臣依違不決珽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
三世今與兵向闕以赴難為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
為路人則然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以為然乃發喪成服
而後即位以珽為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
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
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

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
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
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群臣也不可罷而
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夫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
望至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使殿見群
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使殿也謂之
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
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
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
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
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為重至山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
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

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
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
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
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
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
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驕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設衝
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為中丞畏重誨不敢彈糾
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紕然猶依
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等罷相任圜議欲以琪為相而
孔循鄭珣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
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
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

五代史略卷之四十一
齊傳第五十一
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
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坐
誤以定州為真定罰俸一月霍彥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
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敘彥威在梁事不曰偽為馮
道所駭琪為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
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為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
坐側為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為當時所沮以太子少
傅致仕卒年六十

鄭珏唐宰相縈之諸孫也其父徽汝南尹張全義判官
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
得及第昭宗時為監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補闕梁諸
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全只翰林學士奉旨未

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入
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為與李振敬朔等相持
慟哭因召珏問計安出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
末帝問其策如何珏曰願陛下以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
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
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
笑莊宗入汴珏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
曹州司馬張全義為言於郃崇韜復召為太子賓客明宗
即位欲用任圜為相而安重誨以圜新進不欲獨相之以
問樞密使孔循循嘗事梁與珏善因言珏故梁相性謹慎
而長者乃拜珏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汴
而明宗又欲幸鄴都軍士愁怨大臣頗以為言明宗不省

上下洶洶轉相動搖獨珽稱贊以為當行趙鳳極言於安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珽又稱贊之以為宜罷珽在相位既碌碌無所為又病聾孔循罷樞密使珽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留之珽章四上乃拜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為人謹重寡言好學為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為安陵主簿丁母憂解去後游關中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愚以書說韓建使圖興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為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為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召又之拜左拾遺宗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

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為鄧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為然而所至迎降遂以威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入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入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退者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為宰相馮道趙鳳卓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為太常卿

任園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為相不治第宅
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簞敝席
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路王反犯京師愍
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馮
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路王已處處張
榜招安今即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廢帝入
立羅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為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
輒違戾昫與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誚昫兩人遂相誼詬乃
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為相欲
依古以創理乃言於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
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廢帝即位有意於治數
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為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

等無所事常具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
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盧道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唐亡事
梁索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召拜
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路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
廢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
迎路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竄百官久而不集惟道與
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道草戕勸進道曰路王入朝郊迎
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已乎道曰
今天子蒙塵于外處以大位勸人若路王守節不回以忠
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路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
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及終有報曰路王至矣京

城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路王止于
正陽門外道又從導草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
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牋道後事晉為吏部侍郎天福六
年卒年七十六

司空頴貞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人為羅
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大府少卿楊師厚鎮天維頴
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
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刃所迫流
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詎曰鈍漢辱我顧書
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頴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頴
為亂兵劫其衣以敝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
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馬

遂以為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維仍以
頴為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頴權軍府事頴為部崇韜
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頴屢以法繩
之頴有姪在梁遣家奴刀口之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尋梁
莊宗族殺之

國

